

# 草堂

CAO TANG

# 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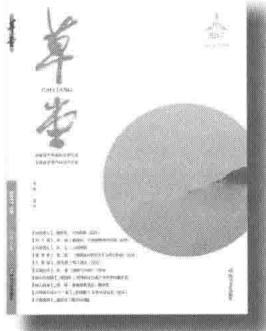
有温度有质感的大唐风骨  
有颜面有尊严的当代诗歌

主编：  
梁平



- 【封面诗人】\_张新泉 | 大风吹我（组诗）
- 【实力榜】\_朵 渔 | 感谢每一个如愿醒来的早晨（组诗）
- 【非常现实】\_西 左 | 人间物像
- 【最青春】\_秦三澍 | 一把钥匙试图拧开不会终止的圆（组诗）
- 【大雅堂】\_何大草 | 槐下读史（组诗）
- 【实验经纬】\_茱 黽 | 谐律与九枝灯（组诗）
- 【独自与对话】\_霍俊明 | 精英的水仙或大众手里的魔术袋
- 【诗人故事】\_傅 维 | 昨夜里我见过一颗星星
- 【台湾青年诗人十二家】\_张继琳 | 未曾去过远方（组诗）
- 【子美逸风】\_施议对 | 施议对词选

05  
2017  
【总第9卷】



2017年第05月 总第9卷

# 草堂

CAO TANG

有温度有质感的大唐风骨  
有颜面有尊严的当代诗歌

顾问 黄新初 吉狄马加

主任 梁平 宋凯

副主任 张新泉 龚学敏

编委 吴鸿 姜明 陈海泉 赵晓梦  
凸凹 彭毅 尚仲敏 李明政

主编 梁平

副主编 熊焱 李海洲(特邀)

主编助理 龚静染

编辑部主任 桑眉

美术总监 宋早

责任编辑 程川 余嵒

发稿编辑 李龙炳 余幼幼 张晚禾 马嘶 周啸天(特邀)

责任校对 汪平 安素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mm×260mm 1/16

印 张 7 字 数 170千

版 次 2017年05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0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650-3

定 价 15.00元

投稿/联系邮箱: ctsk2016@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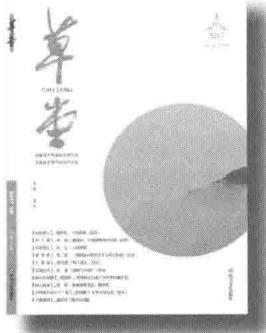
电话: 028-61352760/8664016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堂. 第9卷 / 梁平主编.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411-4650-3

I. ①草… II. ①梁… III.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5476号



2017年第05月 总第9卷

# 草堂

CAO TANG

有温度有质感的大唐风骨  
有颜面有尊严的当代诗歌

顾问 黄新初 吉狄马加

主任 梁平 宋凯

副主任 张新泉 龚学敏

编委 吴鸿 姜明 陈海泉 赵晓梦  
凸凹 彭毅 尚仲敏 李明政

主编 梁平

副主编 熊焱 李海洲(特邀)

主编助理 龚静染

编辑部主任 桑眉

美术总监 宋早

责任编辑 程川 余嵒

发稿编辑 李龙炳 余幼幼 张晚禾 马嘶 周啸天(特邀)

责任校对 汪平 安素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址 www.scwys.com

电话 028-86259287(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mm×260mm 1/16

印张 7 字数 170千

版次 2017年05月第一版 印次 2017年05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11-4650-3

定价 15.00元

投稿/联系邮箱: ctsk2016@126.com

电话: 028-61352760/8664016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堂. 第9卷 / 梁平主编.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411-4650-3

I. ①草… II. ①梁… III.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5476号

# Contents

## 目录

### [封面诗人]\_4

张新泉 \_ 大风吹我（组诗）

张新泉 \_ 雀，麻雀的雀

龚静染 \_ 渔父、雏鸟和桃花的骨朵

——张新泉诗歌印象

### [实力榜]\_14

朵 渔 \_ 感谢每一个如愿醒来的早晨（组诗）

人 邻 \_ 只是从命于大地已近黄昏（组诗）

保伍拉且 \_ 大凉山诗意生活录（组诗）

汗 漫 \_ 散怀抱（组诗）

阿 毛 \_ 阳台外月亮在落下（组诗）

王学芯 \_ 被佛指触动的隐衷（组诗）

### [非常现实]\_37

西 左 \_ 人间物像

杨胜应 \_ 把悲伤降低到大地（组诗）

杨泽西 \_ 生死疲劳（组诗）

尹 马 \_ 活 着（组诗）

朱绍章 \_ 所有的城市都长着同一副面孔（三首）

孙思遥 \_ 我要淳朴地活着（组诗）

### [最青春]\_51

秦三澍 \_ 一把钥匙试图拧开不会终止的圆（组诗）

熊 曼 \_ 清 白（组诗）

郁 颜 \_ 苍茫人世才是一场苦役（组诗）

马小贵 \_ 阿勒屯之歌  
六 指 \_ 怀抱鲜花的女人  
左 右 \_ 生活赞歌（组诗）  
占 森 \_ 雨滴模糊，风鸣渐烈（组诗）  
卢 游 \_ 恋人献完玫瑰就要离你远去（组诗）

#### [大雅堂]\_68

何大草 \_ 槐下读史（组诗）  
何 茗 \_ 九行诗（七首）  
于贵锋 \_ 小槐树林，或论梦（三首）  
简 单 \_ 霜冻于心（三首）  
黄 海 \_ 雨天路过电子正街（外一首）  
宫白云 \_ 各行其道（外一首）  
曹 谁 \_ 故园（外一首）  
施施然 \_ 开罗时间（三首）  
李 炜 \_ 1611号信箱（外一首）  
瞿 炜 \_ 她在寂静里（外一首）  
雷 文 \_ 恩阳河（外一首）  
风 言 \_ 虚掩之门（三首）  
陈小平 \_ 故居（外一首）  
高海平 \_ 虞山下

#### [实验经纬]\_84

茱 莺 \_ 谐律与九枝灯（组诗）  
林典衣 \_ 音调与形式的创格  
——小议茱萸的“谐律”与“九枝灯”系列  
非 亚 \_ 安慰（三首）

大 雁 \_ 非亚为诗：不一样的民间写作  
[独白与对话]\_91  
·百年新诗漫谈·  
霍俊明 \_ 精英的水仙或大众手里的魔术袋  
——关于百年新诗的“公众形象”

#### [诗人故事]\_96

傅 维 \_ 昨夜里我见过一颗星星  
——回忆诗人张枣

#### [台湾青年诗人十二家]\_102

张继琳 \_ 未曾去过远方（组诗）  
程一身 \_ 近处的诗意  
——张继琳《未曾去过远方》简评

#### [子美逸风]\_109

施议对 \_ 施议对词选  
周清印 \_ 周清印诗词选  
独孤食肉兽 \_ 独孤食肉兽七绝



2017年第05月 总第9卷

# 草堂

CAO TANG

有温度有质感的大唐风骨  
有颜面有尊严的当代诗歌

顾问 黄新初 吉狄马加

主任 梁平 宋凯

副主任 张新泉 龚学敏

编委 吴鸿 姜明 陈海泉 赵晓梦  
凸凹 彭毅 尚仲敏 李明政

主编 梁平

副主编 熊焱 李海洲(特邀)

主编助理 龚静染

编辑部主任 桑眉

美术总监 宋早

责任编辑 程川 余嵒

发稿编辑 李龙炳 余幼幼 张晚禾 马嘶 周啸天(特邀)

责任校对 汪平 安素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址 [www.scwys.com](http://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mm×260mm 1/16

印 张 7 字 数 170千

版 次 2017年05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0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650-3

定 价 15.00元

投稿 / 联系邮箱: [ctsk2016@126.com](mailto:ctsk2016@126.com)

电话: 028-61352760/8664016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堂. 第9卷 / 梁平主编.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411-4650-3

I. ①草… II. ①梁… III.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5476号

# Contents

## 目录

### [封面诗人]\_4

张新泉 \_ 大风吹我（组诗）

张新泉 \_ 雀，麻雀的雀

龚静染 \_ 渔父、雏鸟和桃花的骨朵

——张新泉诗歌印象

### [实力榜]\_14

朵 漁 \_ 感谢每一个如愿醒来的早晨（组诗）

人 邻 \_ 只是从命于大地已近黄昏（组诗）

倮伍拉且 \_ 大凉山诗意图生活录（组诗）

汗 漫 \_ 散怀抱（组诗）

阿 毛 \_ 阳台外月亮在落下（组诗）

王学芯 \_ 被佛指触动的隐衷（组诗）

### [非常现实]\_37

西 左 \_ 人间物像

杨胜应 \_ 把悲伤降低到大地（组诗）

杨泽西 \_ 生死疲劳（组诗）

尹 马 \_ 活 着（组诗）

朱绍章 \_ 所有的城市都长着同一副面孔（三首）

孙思遥 \_ 我要淳朴地活着（组诗）

### [最青春]\_51

秦三澍 \_ 一把钥匙试图拧开不会终止的圆（组诗）

熊 曼 \_ 清 白（组诗）

郁 颜 \_ 苍茫人世才是一场苦役（组诗）

马小贵 \_ 阿勒屯之歌  
六 指 \_ 怀抱鲜花的女人  
左 右 \_ 生活赞歌（组诗）  
占 森 \_ 雨滴模糊，风鸣渐烈（组诗）  
卢 游 \_ 恋人献完玫瑰就要离你远去（组诗）

#### [大雅堂]\_68

何大草 \_ 槐下读史（组诗）  
何 莹 \_ 九行诗（七首）  
于贵锋 \_ 小槐树林，或论梦（三首）  
简 单 \_ 霜冻于心（三首）  
黄 海 \_ 雨天路过电子正街（外一首）  
宫白云 \_ 各行其道（外一首）  
曹 谁 \_ 故园（外一首）  
施施然 \_ 开罗时间（三首）  
李 炜 \_ 1611号信箱（外一首）  
瞿 炜 \_ 她在寂静里（外一首）  
雷 文 \_ 恩阳河（外一首）  
风 言 \_ 虚掩之门（三首）  
陈小平 \_ 故居（外一首）  
高海平 \_ 虞山下

#### [实验经纬]\_84

茱 莹 \_ 谐律与九枝灯（组诗）  
林典衣 \_ 音调与形式的创格  
——小议茱萸的“谐律”与“九枝灯”系列  
非 亚 \_ 安慰（三首）

大 雁 \_ 非亚为诗：不一样的民间写作  
[独白与对话]\_91  
·百年新诗漫谈·  
霍俊明 \_ 精英的水仙或大众手里的魔术袋  
——关于百年新诗的“公众形象”

#### [诗人故事]\_96

傅 维 \_ 昨夜里我见过一颗星星  
——回忆诗人张枣

[台湾青年诗人十二家]\_102  
张继琳 \_ 未曾去过远方（组诗）  
程一身 \_ 近处的诗意  
——张继琳《未曾去过远方》简评

#### [子美逸风]\_109

施议对 \_ 施议对词选  
周清印 \_ 周清印诗词选  
独孤食肉兽 \_ 独孤食肉兽七绝

封面诗人

# FEATURED POET

张新泉 \_ 大风吹我（组诗）  
张新泉 \_ 雀，麻雀的雀  
龚静染 \_ 渔父、雏鸟和桃花的骨朵  
——张新泉诗歌印象

# 大风吹我 (组诗)

张新泉

## 危 楼

还有一群活物住在里面  
一至三楼为乞丐  
十楼以上猫鼠鸟杂居  
自杀者说，从楼顶跳下去  
可以直升天

拆除方案已定  
但工程车和民工一致要求  
必须有警察持枪陪护  
理由是，有人在墙角  
看见白骨和绣花鞋  
而酷似人声的猫叫  
一声比一声悽惨……

楼底是早年的火葬场  
据说魂灵拱动时  
楼会摇晃

## 大风吹我

从外到内  
搜了 N 遍  
无非是：  
三块腹肌  
两脚老茧  
有旧爱，无新仇  
刺于右臂的匕首  
早已褪尽锋芒  
老花眼里的平仄  
正在煮碱熬盐

拜托  
白发丛中  
孵着  
一窝鸟蛋

杀死你的这一颗，爆响时如一声闷哭……

5.

历史说，无须再寻她的遗骸了  
她和那匹白马，常常出没在云天高处

## 雏鸟

母亲是从草丛里  
把它捧起来的

它细碎的叫声  
如同哭泣  
如同呼救

树上没有窝  
它是从哪里掉下来的呢

## 悼赵一曼

一定会有鸟来找它  
一定会有鸟来接它

1.

你不止一次看见自己的血和骨头  
看见生和死。看见  
皮开肉绽，体无完肤

所以，她不会走  
她是母亲。她会一直  
等下去，一直  
即使脚趾生苔，头上长锈

2.

即使是零下的雪，一丝暖气就能回到水  
只要供出土中的根，承认自己是树

## 埋

3.  
你又一次昏死过去了赵一曼  
昏死在烙铁烫出的烟雾中  
那烟雾用狂草代你写了一个大字：不！

一铲，又一铲泥巴，撒在棺盖上  
润润地响。有时夹带着瓦砾  
声音就沉些；有时夹带着叹息  
时间就会拉长  
你铲来的泥巴里，有金龟子、蛐蛐儿、花骨朵  
每一铲都体贴，都称得上厚葬  
后来，落土声止于一声炸雷

4.

你见过无数卧身枪膛的子弹

接踵而至是倾缸大雨  
天地如一口巨棺，埋人的和被埋的  
处境都变得一样……

我脱下棺里的黑，加了一件衣裳

## 太平间

一格一格大抽屉  
哪一格里睡着你？

八百里外烧纸钱  
遗像面前撒把米

前世修得同屋睡  
瞪眼的男人闭眼的女人

名字吊在脚趾上  
孙哦钱，赵哦李

烧心的冷，刺耳的静  
冷了静了才会守规矩

管抽屉的问我还看不看  
吐掉烟头去冲方便面

泡椒辣，汤鲜美  
抽屉里有人吞口水……

## 杨氏宗祠

两根十米桅杆在门前提醒  
没有五品以上官职，不得入内  
所幸来访者都有高级职称  
跨此门槛，应该是户对其门

进吧，一步迈至乾隆年间  
看十二个院落里的幢幢人面  
听大小天井平平仄仄的雨声  
声嘶力竭叫苦的是园中灰蝉  
噼里啪啦拨算珠的是管账先生  
切勿将小姐丫鬟喊成美女  
入绣楼，请把手机调至静音

门槛普遍都高，抬腿时  
小心长衫绕脚绊腿

门内神龛寂寂，栏杆沁凉  
门外的楼市正在升温……

## 城厢镇，流沙河锯木处

此处该建一座皮影戏院  
重现那批蛇神牛鬼，戴罪当年  
人物形似即可  
切忌加工、渲染  
老舍投湖，罗广斌跳楼  
教授放羊，画家背纤……  
依儿呀呼嘿嘿  
锣鼓点子软硬兼施  
横吹斜拉短笛长弦

木屑纷纷  
流沙河出场时步履虚幻  
比杨白劳瘦，比螳螂丰满  
袖手低眉逆风行  
满天飞锯齿，锯齿飞满天  
念其是在本乡服役  
可将那锯声定作主旋  
钻心刺肺的嘁嘁嚓嚓  
先刮掉你的人籍  
再画你一张鬼脸……

流沙河还健在  
那场浩劫尚未冬眠  
城厢镇少一座家具店无妨  
神州缺了这出皮影戏  
历史的大菜便少了腥和咸

## 风又吹

许多朝代都趴下了  
尘世太脏，还得使劲吹  
把众多纸做的泥做的冠冕吹破  
把鳏夫寡妇送入洞房  
让不朽与永恒统统作废……  
  
我含着的这缕风  
是留给箫和埙的  
天低云暗时，替一些人和事  
唏嘘、流泪

## 圣湖雨后

头挨头，两匹枣红马  
尾巴甩得悠闲  
估计在说开心话  
开心得五彩斑斓的  
是草地上的野花  
静太稠，无须扇翅  
鹰，飘得像一页纸  
像梦幻头上的一片瓦  
  
从雪山之腰  
弯过来一道虹  
弓一般的虹  
如果再低那么一点点  
就挨着马背马尾了  
马头琴，马头琴

似在悠悠地说  
云中的大金瓦殿  
就是神的家……

我小声问胸前  
一只停驻良久的蜜蜂  
我心中的那尊佛  
也是甜的吗？

## 劈柴垛

劈柴垛在哀牢山腹地  
在巨大的苍莽与静谧之中  
整齐地垒放于一些草屋门前  
或者，栅栏似的树木之间  
那么纯净和睦地靠在一起  
让你触到一种敦厚的民俗  
一种超越物质的沉稳和自信

许多欲望便如此相形见绌了  
只为着草屋为着火塘而自重的劈柴垛啊  
在哀牢山腹地，袒露被斧子劈出的剖面  
让我敬畏，让我轻蔑许多浅薄的热情

## 天生我才

有书出版，有字发表  
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点才  
但心知肚明，那才  
只有麻雀那么小  
庆幸与许多大动物  
活在同一个时代  
热闹场合，看得见巍峨的  
狮、象、虎、豹  
  
入不了流派，进不了圈子



看腕们出将入相，变脸，吐火  
脚凉手冷时，在掌声中  
仰泳，泡澡……

大才走大台子，照聚光灯  
小才走小巷子，朝月亮笑  
月亮看我时神态平和  
很像宋代那个女词人  
的名字：李清照

## 岁月摇滚

就那么几十年  
就那么一段黑与白  
一天追一天

就那么几十年  
比兔子的尾巴长  
比一条橡皮筋短  
风筝飞起时，便证实

你高不过一片纸  
谁在琴键上苦苦摸索  
谁就已经失语多年  
美是自娱自乐  
爱是相互取暖  
大量的有盐无味  
泪才说，我就是你的苦与甜

就那么几十年  
就那么固执地  
风摇树。牛啃草。鹰巡天  
就那么吻过之后又咬噬  
暴力结束再给血迹献花环  
一些石头粉身碎骨一些做了碑  
一些钟羽化另一些坚持在人心高悬

骑驴看唱本的后代们  
正在游戏机上飙车  
他们即兴挖掘的高薪陷阱  
让同行者戛然止步，人仰马翻

# 雀，麻雀的雀

张新泉

年少时曾立志做凌云之鸟，如鲲鹏、大鹰之类，至少也应是天鹅。告别“强说愁”的年龄之后，才发现上帝给我的只是一只麻雀的心智与形象。加之铁匠、纤夫、码头搬运工等等经历，其特有的东西已植入骨头、呼吸，才意识到无论是举手投足，还是翎羽、鸣叫，都离珍禽的风度甚远，何况还胸无大志，目光短浅，瞅见一缕炊烟、一座谷垛、一圈茅檐就歇息下来。就心满意足，就感天谢地，就横生幸福感……细细想来，上帝让我做麻雀，也真是恰如其分，毫无薄待的意思。

做麻雀也有做麻雀的好处，且不说免了搏击风雨、南迁北徙之累，单说人间烟火这一大众景观里，麻雀肯定是一支旺族。不背单词，不学外语，在人声鼎沸的民间，只消用叽叽和喳喳来应对就足够了。秋去春来，生老病死，绝对都是眼见为实、耳听为真的东西。弹弓过时了，猎枪响处，罹难的都是珍稀动物。虽然没有谁会对麻雀嘘寒问暖，但心理定力与生俱在，蹦跳斜飞之际，自有快乐相随。世间所有的粮仓和稻草人身上，都默许着人类对小小麻雀的关爱与同情。天鹅看不见寡妇在坟前哭夫时的眼泪，大鹰不会关心市井或乡间民众的荤素，至于那些被极“左”年代和高蹈的文化人随意摒弃、

不屑一顾，使之蒙尘的词汇、事件，也只有麻雀才了然于心，才会关爱有加，并从中读出了某些形而上的残缺与苍白。由叽叽和喳喳组成的麻雀语汇虽然简单直白，但可贵之处是饱含着世道人情。麻雀白眼望天时，肯定有一粒流星坠毁。最小的麻雀往往最有资格对高高在上的大鸟寄予同情。当然，麻雀的悲悯很小，你看不见。

对于我这只具体的麻雀，无论是飞还是歇，有两个词汇需要叽喳几句，这就是“低处”和“民间”。所谓安于低处，绝非故意做出来的一种姿态，更不是对生息于高处的大鸟们的嫉妒和分野。照我看，除了宿命的安排，最好的宇宙（或人寰），应当是高低和鸣、翎羽映照、错落多姿。其实麻雀有时也激赏高天的翱翔，也曾向头上的精英们掷去过问候，由于红尘太吵，没听见罢了。麻雀的字典里也有敬畏、深邃和辽阔等字眼，不过字号要小些。

作为一个资深的诗歌从业者，如此敬重与眷恋“民间”，极易给人矫情的印象；前些年围绕“民间”已引起过纷争与战事，以我麻雀之懒散，绝不想凑这个热闹，就决定偷一回懒，引用一段话。这话是一位叫杨言的先生说的，他对“民间”的诠释与我十分接近，他说：“这里所指的‘民间’，既不是一般性的指称社会下层生活，也不是赵树理式的业已意识形态化的‘群众生活’，它指的是我国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而又受到遮蔽，居于‘小传统’位置又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观念、风俗和生活方式。”

在下就是此类民间中的一只麻雀，翅膀短小，只能短程飞一飞，绝对说不上“翔”。虽然飞得低，但不会撞着你家的天线或花盆。我向你的窗口送去一串叽喳，你理不理我我都一样高兴。

龚静染

——张新泉诗歌印象

# 渔父、雏鸟和桃花的骨朵

每一年的春天来临，桃花盛开之际，各地的桃花诗会办得如火如荼。诗人们争先恐后地写桃花，桃花诗堆积成山，但张新泉先生一句“桃花才骨朵，人心已乱开”，好像一下就疏解了那些抒情的拥堵，让去往春天的道路豁然开朗。

其实，我要说的是新泉先生诗歌的深厚功力，就像他的《好刀》中说的“刀光谦逊如月色”，这是炉火纯青的表现。他那一代诗人，大多已经年迈，诗情枯竭，创新贫乏，新泉先生却罕见地保持了对诗歌的敏锐和鲜活，常常在高妙之处点活诗意，并步入自在之境。我一直认为在诗歌写作中有智愚、大小、雅俗之分，而能够跨越这些界限的诗人不多，新泉先生是其中一个。

读过新泉先生过去诗作的人，一般都了解他的诗歌风格，他的诗歌就像被粗绳勒过的桩石，有着鲜明的印记，因为在那被磨出的纹理中有太多的伤痕是不能仿造的。新泉先生的人生非常坎坷，扛过包、打过铁、拉过船，这些底层的艰苦生活最终变成了他的诗行，“浪抓不住我们 / 涛声嚎叫着 / 如兽群猛扑 // 一匹滩有多重 / 一条江有多重 / 我们只有我们清楚”（《拉滩》）。记得在1989年的一个小城里，那时正是诗歌运动高涨的时期，各种山头、旗帜林立，现代诗潮把人冲得天晕地转，我们热衷的是谈论庞德、艾略特和金斯伯格，好像不谈这些，便难以开口言诗。就在这时，我和几个热爱诗歌的年轻人读到了他的新作《渔父》，这是一首让人泪涌的诗作，显然它同那些热血飞扬的诗歌是不一样的。《渔父》是一首他怀念早年生活的诗作，讲的是一个渔夫把他从水中救起的经历：

记忆总在釜溪河下游

三十二年前，洪峰上那只打渔船  
把死鲫般的我捞起，掷于沙渚  
又赠我以粗手重脚，鼻息悠悠

三十二载，那船不知还在浪上否  
我有今日，该来索去几袋顺口溜  
将那半生不死的弃于漩涡内  
把那殷殷情浓的拿去下烧酒

诗中有种沉甸甸的下沉感，或许你得抓着一把泥土才读得懂这样的诗。我们仿佛看到了激流下面的河床，宽阔、深厚，没有闪烁跳跃的浪花，也没有风和日丽的帆影，只有一望无际

的卵石送走了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新泉先生，请告诉我，您挨过多少个浪头，呛过多少口江水，才能写出这样的诗？这是在浪涛之中拼尽全力的苦泅，却换来了甘美的诗歌。新泉先生的诗歌美学动力根植于个体生命的深处，激奋、粗犷、悲怆，那是诗人的人生在受到严重阻碍之后却更加高扬生命本体地歌唱它，他说“我的诗虽像手茧一般粗糙 / 却蕴藏着亿万千卡闪光的热能”（《班后》）。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西方现代诗学滚滚而来，诗人们好像兴奋地找到了一个巨大的诗歌引擎，但在时代的巨大轰鸣中，他们中的大多数要么失声，要么走调，直到被更大的噪声淹没。不过，在群声歌唱中我们听到了一个不同的嗓音，这一时期，新泉先生写出了《拉滩》《野码头》《残纤》《清明节，纤夫墓前》等好诗，正如《野码头》的名字一样，他的诗也有股子山野之气：“野码头的捣衣棒很野 / 野码头的渔歌很撩人 / 野码头的烧酒不止六十度 / 野码头的针线长过拉江拽河的纤绳。”这首诗写的是一个流落在江口绰号叫野码头的女人，“一个被人玷污又毁坏的女人”，诗被悲剧般的命运笼罩着，其中的沧桑和苦涩，只有底层挣扎过的人才能体味，但她“一朵凄苦的微笑”是让人难忘的，能够永远留在岁月的深处。我常常想，诗歌就像他诗中的那些微弱、飘摇的“桅灯”，在人间发出不屈的光亮，这正是我对他诗歌最初的认识。

我同新泉先生真正的第一次接触是在 2003 年，那是在自贡街头的一次偶然相遇。几个人围坐下来，一箱啤酒，喝到夜深，这样的情景常常让我仿佛看到了他早年的生 活，血气、性情、

仗义，而这仿佛还可以从他现在的包容、乐观、风趣中找到岁月的通道。也许时间是能够改变人的，随着生活境遇变迁和年龄的增加，他的诗风已有不小的变化，像“背起纤来 / 把身家性命，满江漩涡 / 一齐套上，套上肩头”（《川江号子》）的生活已经远去，但平民精神和悲悯情怀仍然是他诗歌的底色。这一时期，新泉先生的诗歌作品更多回到了日常生活的描写和感悟，告别了过去的大风大浪，诗中的悲剧感和苦难意识也在淡化，但你会发现他的诗有一个向度上的转变：诗艺的微观呈现与早期的粗粝风格形成了反差，诗意空间的拓展是通过节制的叙述来进行的，这里面有着对传统抒情的颠覆和重塑；更重要的是过去那个浓墨重彩的“我”化为了多元的角度，更多地是在他者中的“我”来观察和打量世界，洞悉、见证和诉说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变迁，但那种赤子般的真挚是唯一没有变的，反而是更加细腻和醇厚。比如他通过写一只掉在地上的鸟窝，从细微之处就能看到他的诗性关怀，“母亲是从草丛里 / 把它捧起来的”，接下来是母亲发现里面传来了叽叽喳喳的叫声，“它细碎的叫声 / 如同哭泣 / 如同呼救”。这样的声音是让人揪心的，但我想，诗人听到的哭泣、呼救的声音其实是从他内心发出的，鸟声已经拟人化了，这跟杜甫的“恨别鸟惊心”有相似之处，只是场景不同而已。这时的诗人想到的是：“一定会有鸟来找它 / 一定会有鸟来接它 // 所以，她不会走 / 她是母亲。她会一直 / 等下去，一直 / 即使脚趾生苔，头上长锈。”（《雏鸟》）写的是鸟，道出的是人性，情感之真是新泉先生诗歌的骨肉，而那种温沉之爱只是到了人生暮年才可能变得深婉起来。